花开万点黄

小 山

无桂不秋。在江南，如果要选一个最能代表秋天意象的植物，我以为排在第一位的，当属桂花。

在整个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园林、庭院及各处绿化，桂花几乎成为标配。明代诗人周用诗曰：“天香料理一万斛，散作人间八月秋”。每年中秋前后，空气里便弥漫着或浓或淡的桂花香。每次走到金粟满枝的桂树之下，总忍不住停下脚步，闭上眼睛，贪婪地深呼吸，让香气充满自己的每一个细胞和毛孔，久久不愿离去。

世上之花，总有人喜有人厌。但谈到桂花，似乎没有不喜欢的。其树历史悠久，其香远近皆宜，其花精致可观，其品独特可敬，其味美味可口……几乎我们所有的器官，都能领略桂之美好。

桂之名，来源于其叶脉形状。桂叶侧脉非常独特，近乎平行，与中脉差不多是直角相连了，形如“圭”字，故加“木”为“桂”，当作此物之名。桂花在中国植物志的正名是木犀（Osmanthus fragrans），科属名也是木犀。清人顾张思在其著作《土风录》之中曾记载：“浙人呼岩桂曰木犀，以木纹理如犀也。”此处之岩桂，亦为桂之别名，因野生桂花多生在山岩之间，故名。所以在阅读古代诗文之时，如果看到木犀、木樨、岩桂之类名词，皆指今之桂花。

桂花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其独特香气。若依品种论，金桂最香，丹桂次之，银桂、四季桂又次之。清代余姚人高士奇在其著作《北墅抱翁录》中，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凡花之香者，或清或浓，不能两兼，惟桂花清可涤尘，浓可透远，一丛开花，临墙别院，莫不闻之。”

南宋大词人辛弃疾《清平乐》词曰：“大都一点宫黄。人间直恁芬芳。怕是九天风露，染教世界都香。”稼轩先生很好奇，为什么桂花只有那么一点点大，却那么香呢？难道是来自天上的风露，让整个世界都香起来了么？而北宋诗人邓肃对桂香的赞誉十分霸气：“清芬一日来天阙，世上龙涎不敢香。”据传龙涎为世间最香之物，但在桂香面前，它也不敢逞强了。

桂花虽小，却颇值一观。其花簇生于叶腋，每腋内有花多朵，组成聚伞花序。含苞之时，像一粒粒粟米，藏在如云的碧叶之间，南宋诗人范成大形容为“纤纤绿裹排金粟，何处能容九里香”。打开之后，可见花瓣四个，或乳白，或淡黄，或橙黄，均肥厚可爱。花冠中央，是雄蕊的两个花药，花丝短到看不见，而雌蕊就更小了，不用放大镜，几乎看不见。南宋女词人李清照用“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来形容桂花，非常贴切。大儒朱熹诗句“叶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说的是桂花盛放之时的景象，满树满枝，一片金黄，十分壮观，

因花开中秋前后，桂花和月亮之间，自然而然有了很多传说和故事。比如吴刚伐桂，传说他学仙有过，被责罚在月宫伐树，但此桂随创随合，不知砍到什么时候是个尽头。而最浪漫的传说，是桂子来自月宫，所以才会如此之香。宋之问名作《灵隐寺》之“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即为记录此事。

《杭州府志》也言之凿凿：“月桂峰在武林山（月桂峰为灵隐寺旁的一座小山，武林山即灵隐山）。宋僧遵式序云：天圣辛卯秋八月十五夜，月有浓华，云无纤翳，天降灵实。其繁如雨，其大如豆，其圆如珠，其色有白者黄者黑者，壳如芡实，味辛。识者曰，此月中桂子。好事者播种林下，一种即活。”现实中的桂子，我家楼下就有，两头小中间大的坛形，比豆大，也不圆，初时绿色，熟时黑紫色，和传说略有不同。

作为我国传统名花，历朝历代咏桂之作多如牛毛，其数量估计仅次于梅、菊、荷等几种名花。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就赞称“物之美者，招摇之桂”，说招摇山的桂树是最美好的东西。陈与义《微雨中赏月桂独酌》“人间跌宕简斋老，天下风流月桂花。一壶不觉从边尽，暮雨霏霏欲湿鸦”，放荡不羁、痴迷月桂之简斋先生自画像跃然纸上；杨万里《凝露堂木犀》“梦骑白凤上青空，径度银河入月宫。身在广寒香世界，觉来帘外木犀风”，格局开阔，想象奇特，有着庄生梦蝶之迷幻浪漫。而朱淑真的“弹压西风擅众芳，十分秋色为谁忙。一枝淡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是我最喜欢的咏桂之句。

天下桂花，当以杭州为最。如前所述，月宫中落下的桂子，落地之处就在灵隐寺。而柳永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几乎成了美好天堂的代名词，传闻金主完颜亮十分喜欢，反复吟咏，继而对杭州羡慕不已，遂令起鞭渡江，发兵南侵，这却是柳三变始料未及的。杭州有满觉陇，在西湖之南，为南高峰与白鹤峰夹峙的山谷，自明代开始即为杭州桂花最盛之地，有桂7000多株，许多桂树树龄长达200年，“满陇桂雨”为金秋游杭州必去之著名一景。“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在白居易的杭州忆之中，也是少不了桂花的。

作为桂花兴盛地之一，宁波也有几处地方值得一提。余姚梁弄有“五桂楼”，建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是诸生黄澄量的藏书楼，聚书五万余卷，有“浙东第二藏书楼”之称。黄氏上代有兄弟五人，同科中举，故称“五桂楼”。其典故即来自“蟾宫折桂”之传说，古人以“折桂”来形容科举高中，故“五桂楼”之名，无疑承载着黄氏家族的辉煌和荣耀。

福泉山茶园，有棵八百年老桂树，干分六枝，独木成林，需四人才能合抱，每次东道岭刷山路过，在树下歇息时，总要向这株主干沧桑遒劲却依然枝繁叶茂的神树行注目礼。中国植物志还记载有一种宁波木犀，这是为数不多以宁波命名的植物之一，我尚未见过，很期待能有机会偶遇。

假日乡居生活

王 梁

假日回乡下老家，一日三餐得自己动手。不似在城里，上班时吃单位食堂，家中基本是老婆进厨房，小区附近开着不少餐馆，还能叫外卖。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米是最基础的原料。米屯在缸里，从村里或镇上的商店超市买来的，一般是五十斤大袋装，价格较低，质地粗点，主要考虑到还需喂狗喂鸡。特别怀念以前自家播种、插秧、收割、晾晒一条龙生产的稻谷，手拉车装几箩筐去村里的加工厂，新鲜出壳的稻米煮出来的米饭蕴着阳光的余温剩香。

不可或缺的还有菜。原先中心村里摆着几爿肉、鱼、豆腐和蔬菜摊，后来不知何故都撤掉了。不过现在每个上午外村的菜贩子会驾驶装满各式菜蔬肉鱼的卡车绕着十里八乡各个村落转，在村子大道地停上一二十分钟，算服务到家门口了。缺点是菜品少，还要掐时间，尤其像我家偏居山里头的，得走上一二里路去最近的自然村等候。所以还不如一脚油门直接上镇里的农贸市场，新鲜，丰富。

去菜场主要是买荤菜和豆制品之类。一般的时令蔬菜在老宅后面的菜地里、围墙边角里、路边狭长的空地里都能采摘到，有些是三姐开地起畦种植的，有些是母亲随便挖破土埋粒种子生发出来的，四季豆、番茄、南瓜、丝瓜、冬瓜、苋菜等都挂着、躲着、躺着，鲜得还汁液饱满。鸡蛋，家养的母鸡一只一天生一个，冰箱里都放不下了，正好用来煎荷包蛋、炒番茄或蒸咸肉。甚至，可以将那只不下蛋反而时常夜不归宿的老母鸡给杀了装满三四碗，汤色金黄。甚至，还能在屋边的浅塘里摸一碗螺蛳上来，或者去山间的水塘里钓一碗小鲫鱼或泥鳅上来，野生的，味鲜，补身子。

洗菜淘米必须用水。我家的水源有三处，一是那口我记事起就存在的四户人家共用的深井，干净透亮，凉冽彻骨，盛夏时能冰镇西瓜。另一处是竹林边山冈上的一口浅井，大约二十年前父亲请工匠师傅专门砌出来的，管子接到了家里。还有一处就是一年前村子里统一安装的自来水，从近二十里开外的大水库哗哗流来，据说那边青山重重，想想都是好水。

开始烧菜做饭了。灶间设在三层楼旁边的一间矮平房，煤气灶、柴灶、碗橱、水缸都齐备。我喜欢烧柴灶，二尺二寸的大黑铁锅，蒸出来的饭菜有一种特别醇厚透熟的香气，还有一股童年和故乡的味道。烧柴灶，似乎在回味一种过往。

靠山吃山，只消稍微勤快点，烧饭的柴是不缺的，去一趟竹林或树林，把那些枯死或雪压的松树、毛竹拖几根下来，用钩刀砍去枝条，把主干锯成一段段，再用斧子劈成柴样，就够烧上三五天了。秋冬时节，三姐还会去林间地上耙来几麻袋松丝，那是最佳的引火柴，不过到了夏天也已经用光了。也没事，可以用我带去的废报纸，院子里那两棵十几米高的广玉兰长年累月地掉树叶，夏日骄阳把叶脉里的所有水分都榨干了，抓来一把遇着火苗就燃开来。

炉膛里的火不容易控制，有时太旺，有时火势渐熄不给力，所以烧菜时得两头兼顾，常常手忙脚乱，好在只我跟母亲两人吃饭，每顿炒上一两个菜就可以淘米下锅了。几碗菜搁在饭架上，盖好锅盖，接下来只要管好炉火就行了。如果图方便，塞进去几块柴样或竹样，待到热力燃尽，饭香自然也飘逸出来。在这十分钟左右时间里，可以坐在炉膛前看看报纸和书，偶尔打开炉门把边角柴火拢拢紧。我还喜欢提着火钳四处搜罗房间里外的一些纸屑、塑料袋、废品、杂物等，塞进火中很快灰飞烟灭，家里也少了几分杂乱。

当锅底发出轻微的滋滋响，意味着饭熟得差不多了，如果炉膛里有燃得正旺的大块柴火，得赶紧抽出来，否则很快就会闻到一阵焦味，至于那些红烬可以留着，仅剩的热力能炙出香脆的锅巴。

三五分钟后，待锅里锅外的蒸汽散尽落下，就可以掀开锅盖。将一碗碗菜端放到桌上，盛出两碗饭，打开电视机和吊扇，叫上老母亲，慢慢享用了。

鸟瞰大地

赵安炉 摄

秋 思

悦 心

时至深秋。每到黄昏，转眼间暮色就披染了方才还看得见的景致。

深秋，总予人沉实的感觉，连吸进肺里的空气也凝润了些，可不是么？那随处可见的桂树正悬缀着满枝的花糜，金色银色，相辉相映，浓香淡香，香溢鼻息。

南方的秋日从来不缺绿意，即使深秋，除了银杏树逐渐泛黄继而凋零，最后只剩光秃干净的枝丫迎风而立，很多树是常绿的，比如这个城市的市树香樟。深秋的时候，香樟树会飘落一些泛黄或泛红的叶子，像极了翻飞的蝴蝶。在一些相对僻静的街道，每到傍晚，沿街两侧就堆积了厚厚的一层落叶，偶尔有车过，那低低盘旋的叶片，成为秋日里一道最不张扬的风景。

喜欢秋天，因为能闻及很多属于这个季节的香味。除了人人闻得着的花香，还有寂静的味道，对的，寂静它是有香味的。秋日的寂静，褪去了春日的懵懂、过滤了夏日的浮躁、抵挡着冬日的缄默，它散发着恰好的味道，直抵你的心扉，就像一阵飒爽秋风。

一阵秋风一阵凉。守过一片寂静，你的心底也是留有凉意的。凉，是秋天最简明的况味。因为凉，心头的寂静萦萦绕绕，一片又一片的滋生，一片又一片的剥离，生生离离，于是便有了味道。

寂静生香，寂至无人香自来。

曾经以为，过了青涩的彷徨的年纪，就该安于单调，其实不然。任何时候，人都会向往根植于心底的存在方式，即便仅仅是一种仪式感。而秋天，似乎特别能诠释你想要的仪式感。走在铺满金黄色银杏叶的路上，偶尔有片叶飘落你的肩头，那一刻属于你的思绪；坐在一个人的车厢里，看风雨一阵阵飘洒，那一刻属于你的思绪；在安谧的角落，阅读寂静纷呈的世界，那一刻属于你的思绪。

万籁俱寂时，倏然间一缕秋风拂面，你竟不知道氤氲鼻息的幽香，是来自于风里？还是你的心底？

徐凫一夜

蒋静波

要是能拥有一辆房车，开到哪里，家就安在哪里，该有多好。七月的一个傍晚，我们因房车来到了徐凫岩。

从奉城驱车，一路向西。汽车绕着九九八十一弯盘山公路盘旋而上，但见湖水荡漾，群山连绵，苍翠满目，天空清阔。当双脚踏进徐凫岩那一刻起，像是踏进了另一番天地。山上林木密布，藤萝遍地，空气中氤氲着草木和山泥的芬芳，格外清新。高山密林不愧是天然的空调，山下的燠热全被挡在外面，一时忘了眼下正处酷暑，令人生发今夕何夕的感慨。

从景区大门进去，是一片开阔平坦的草坪，靠山处，散落着几辆房车。淡绿的草坪、深绿的山体、乳白的房车，构成一幅静谧的水彩画。分不清人在画里，还是在现实中。走近一辆房车，打开门，厨房、主卧、次卧、客厅、卫浴及空调、电视、冰箱一应俱全，宛如一个温馨之家。今夜，我将自己交给房车。

沿山道徐徐缓行。迎面是一座石桥，桥下溪水潺潺，几经蜿蜒，流向绝壁，成为徐凫岩瀑布之源。一棵遍缠藤蔓、覆着苔藓的古树守在桥边，长伴溪水。不经意间，已到观瀑亭。之前，我曾两次来到这里，只为一观“浙东第一瀑”的风姿。在轰然的响声中，但见一条飞龙从岩石的豁口腾空而下，伴着丝丝凉意，一路洒下千万斛珍珠，直落深潭。眼前，由于天气连续干旱，瀑布已瘦身成薄薄的纱帘，往日的轰然声变成了轻声细语，但瀑布下的深渊壑谷，一旁的丹崖峭壁，远近高低错落的群峰，和四周繁茂威蕤的植物，丝毫不减其一份壮观。蒋经国曾在日记中形容此间“山水美丽清奇，世罕其匹”，并对康有为将世界山水之美的排位列黄山为首，美国黄石公园居次而感到不平，他认为那是因为“康未游雪窦与徐凫岩也”。此说虽掺杂了故乡情结，但徐凫岩的岩奇、石美、松怪、瀑高、潭深，却有目共睹。

晚餐在露天进行。等我们就座时，丰盛的家常菜已静候在一张长木桌上。当然，如果喜欢自己动手，可以在房车的厨房里烹饪，也可以在野外自助烧烤。溪坑鱼是产自溪水的精品，烤芋艿、烤番薯、烤花生都是当地的绿色食品，绝对是新鲜、环保和美味。服务员不时端来现烤的鸡翅、海虾、小鱼，及水蜜桃、西瓜、葡萄等时令水果。我们喝着啤酒或饮料，大快朵颐。山风轻拂，思绪翩翩，恍惚回到了童年时的乡村。在故乡，向有在屋外边吃饭边纳凉的习惯。看到男主人喝酒，人们最常说的一句是“南风吹吹，老酒注注——做人笃定”。此时此地，在高山上喝酒、纳凉、聊天，岂是一个“笃定”所能形容。

黑夜像一团化不开的浓雾，将群峰隐在无际的夜色之中。我和女儿着家居衣，坐在房车外的休闲椅上，享受着这特有的夜色。路灯发出月白色的柔光，近处的草坪和树木笼上了迷离的光晕，树叶变得翠绿而透明。在从容而悠扬的蝉鸣声中，山虫们合奏着一曲关于自然和爱的交响乐。风吹在身上，凉凉的，柔柔的，如春风拂面。我和女儿有一搭没一搭说着话。不知不觉间，想起木心的诗句：“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当呵欠连续袭来时，走进了房车。多想点着灯，看一会儿书。那样的阅读体验肯定很美。可惜没有带书来。那就关了灯，任思绪天马行空。山虫的演奏还在进行，又有淙淙之声入耳。是身边的溪水，还是稍远处那一挂瀑布？闭着眼，又听到了风吹树叶的唰啦声，和一只雏鸟的呀呀声。心唯有静时，才能听见更多的声音。

这样的声音，在山里司空见惯，但对于生活在钢筋水泥中的我们，又无比新奇和珍稀。人们努力着走出深山，舍弃乡村，远离自然，偶尔又回头寻找它们，而它们依然拥抱我们，就像父母对于儿女，除了爱，还是爱。

清早，被鸟叫声唤醒。婉转，清脆。车窗外，一片寒芒在山风中轻轻摇曳，一只鸟和另一只鸟在寒芒丛中追逐、嬉戏。

沿步云梯而下。东升的旭日，给绵延不绝的群山镀上了一层金边，碎金般的光在树梢上跳跃着，缥缈的山岚正由浓而薄，直至散尽。置身于铺天盖地的绿色之中，吸一口清新的空气，五脏六腑，舒畅至极。

到了步云梯底部，再往前，就是瀑布的底部了。一看时间，不早了，不得不上来，重回尘世。只是，因着这一夜，从此对徐凫岩有了一份别样的牵挂。